

陳眉公集卷之七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序

泛泖吟序

梅墟先生嗜奇好古有道之士也家鴛鴦湖濱饒蒹葭
葭鳥鷺水月澹蕩之觀客嘯漁歌風帆煙艇虛無出
沒半落几上予以爲若欲呼野衲而泛斜陽無過此
矣乃先生獨於甲午秋翩然航一葦來雲間湘錄錦
囊所襲金石古文奇字不可勝紀予肅入寶顏堂雄

談滿座佐以詩歌往往有峯頭笙鶴霄賓霞侶之奏
日鴛鴦湖不堪濯纓三泖者故秦由拳縣也吾欲於
此中擷尊臚鱸一識孫漢陽素相國及陳布衣霜白
酒香簪菊枝而別吾無所復汎矣于是吾輩皆舉觴
觴先生先生矢口長吟言言五色昔張志和樵青釣
童唱杏花歌陸龜蒙浮家汎宅日逍遙於短笛殘鐘
之傍皆有題評顧未嘗一至泖泖今有周先生詩在
豈非山川之大奇哉予自是手一編枕沙上鳥聽其
歌而休焉樂哉所謂永矢勿諼者也

善惡報應圖說序

予得善惡報應圖以授夢蓮兒兒從先生解歸而挑燈向祖母榻傍讀之余復稍爲指以禍福之說曰小子志之夫禍福之報至于千變萬化而要之不在天不在人而在爾我之一心古人不云乎曰一念不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善惡之原也曰其心旣變其形不得不變此報應之原也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善惡報應自然之事自然之理也曰人而爲善雖未得福禍則遠矣

人而爲惡雖未得禍福則遠矣此善惡報應之卽事
卽理者也曰善且不爲而況于惡乎此其說空矣而
實導不肖者無忌路也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私此其
說精矣而實塞賢者精進門也曰見善如不及見不
善如探湯此真識見也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
小而爲之此真人頭也曰他人僞惡吾獨僞善何爲
不可此真擔當也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
真覆載也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
真綿密也曰惠迪吉從逆凶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

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曰愛人者人亦愛之敬人者人亦敬之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真報應也曰聖賢禽獸曰禎祥妖孽曰囹圄福堂此真圖像也噫此吾所謂不在天不在人而在爾我之一心者也小子識之予是不肖轉而請諸士大夫刻之以示同志

元史隱逸補序

昔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爲真隱傳而皇甫謐不廢名然所撰僅七十二人人各一傳傳各數行

而止矣予念其風軌可懷而文彩差秘悉取二十一
史之長篇芻獵孝義文學方技之具隱德者裒爲陳
氏逸民史旣成四十卷卷中惟元史隱逸傳寥寥若
而人蓋作者之言曰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
可爲故高蹈以全其志如杜瑛遺執政書張特立居
官之政非苟爲隱者也史臣義取濟時要于表見其
所長是故負巖穴竇之賓編草茹芝之叟若滅若沒
收采闕如至于感情用壯忠義類獨或仕宋而隱于
元或仕元而隱于明此與般頑民晉處士何遠亦往

往畧而不書元史宋文憲公濂王忠文公禕所作也
二公奉 詔總修凡天下有關史事者下郡國長吏
博加訪輯悉送館局比時吏非知書以致龐雜淆亂
其他多人動至于數皆濫浮而乖實而少者至不能
一二取徵則隱逸是也且元當宋之尾明之首其間
弓旌輪轍之迹寂然而鼓鼙劍戟攘攘宇宙一切哲
人遜士指冥鴻以高鶩控白駒而不返達者棄生產
耽圖史其耿耿者甚則吹笛痛哭于空山之顛脫蓑
漚溺于清淵之底世不復物色之而亦不復自名其

何如人嘻可悲矣幸而不泯者賴有郡牒墓版與稗官諸家言在余以是蒐討傳誌不忍筆削其文悉爲網羅曰元史隱逸補夫上卿徹侯之勲勒犧尊而繪麟閣交象譯而播雞林卽有不耀門人子孫猶能請之旂常或輦金輿壁以質之當代巨麗之手若山稿澤癭舍史而外誰與責松蘿之色和鸞鶴之鳴者哉或曰諸隱非噉名者而予補之史無乃非其意歟嗟乎隱士如寒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予輯隱逸補爲諸君子一尋燒痕字迹而已若其

獎退抑競振廉起頑世代非逸流音尚徽觀者或有
取于斯焉

范忠宣公集序

代

賢刻范文正公集成復校忠宣公集附之而爲之序
曰自古父子相師者古稱姬公伯禽阿衡伊陟漢丞
相韋賢玄成而已及宋則文正忠宣最爲顯著忠宣
由文正恩起太常太祝歷仕五朝出入朝野五十年
上自天子皇太后倚毗甚重外至田畯里婦武夫悍
卒四夷皆知其名公盛德大業自不必待集而傳第

公生平銓別人材剖斷國是歷官元祐紹聖建中之
間凡所更物情向叛議論譽非以至請祠竄嶺感愴
萬狀公一一寓之集中讀之可以觀世焉而予又于
語言文字之外及按公之行事且無一不暗與文正
合者初文正薨家貧公借官屋以居僅庇風雨大類
文正之齋鹽蕭寺中以侍御史排濮議斥大臣納告
牒歸田名震天下大類文正之爲諫官自爲布衣至
執政所得俸賜以廣義莊大類文正之置田贍族知
襄邑興起學校區處飲食負笈者輻輳而至大類文

正之捨宅建學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歿之日幼子
五孫猶未官大類文正之推恩朱氏經畧慶陝賑饑
民哀枯骼勸朝廷無生邊事大類文正之爲將入典
平章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不宿怨不吝過不
苟近利不邀虛名不立朋黨大類文正之爲相其他
或慷慨廷論或委蛇奏牋引誼據經率然而作必歸
于仁義忠恕詩文溫文典潤凱切和雅卽置之文正
集中不能辨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忠宣之
謂乎公五歲讀書八歲從羣兒戲輒能正席講說剖

析如流旣登皇祐進士試館職除著作佐郎隱然負
名世公輔之望士大夫不敢任子目之而公益通顯
以作者自命凡禁林典敕及當代名公巨卿金石碑
版之文悉出公手其聲價真可懸千金而照四裔自
古父子著作之盛未有如公者卽韓公子忠彥歐公
子斐富公子紹庭紹景等雅有才行且不能與公抗
衡而稱鼎足况其他哉嗟乎晚世父兄無識子弟偶
博青紫託爲成材而晚生後進粗紹箕裘亦不復有
卧百尺翔千仞之意忠宣父子相繼爲宰相集中自

警自破皇皇如不及卽涉羊腸脫魚腹嶮巖欲死上
不對君下不怨友惟恐隕越文正之家聲是思若忠
宣者是古今真父子也或謂父有文正忠宣故應爾
爾魯直不云乎文王割烹武王飪鼎叔旦舉而薦之
管蔡不食誰能強之則忠宣賢于人遠矣據公狀文
集二十卷臺諫論事五卷邊防奏議十五卷今合之
總名忠宣公集附文正集後凡五百年而始成范氏
一家言此實藉當事者之寵靈與共事者協贊而成
全書警特爲之董其成云爾

倪雲林集序

昔泰伯仲雍文身斷髮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其後吳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已封于延陵雲林倪先生者稱倪迂又自稱懶瓚又自稱荆蠻民荆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癖人也而潔爲甚自泰伯季札仲雍而後梅福潔于市梁鴻潔于傭而屈指倪先生矣先生高枕卧清秘閣洗拭梧竹摩娑彝鼎此見潔者膚也試問學道人能于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產乎能見張士誠兄弟

噤不發一語乎能避世俗士如恐浼乎能畫如董巨
然詩如陶韋王孟而不帶一點縱橫習氣乎余讀先
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
小而其旨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蓋先生先見類梅
福孤寄類梁鴻悉散家產贈之親故有荆蠻延陵之
風月清則華水清則澄雲鮮露生焉下此雖金碧丹
青滓焉而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煤斷蠟江東之
家以有無爲清俗豈惟張我吳之勁卽置先生于孔
庶間度無愧色或曰倪先生癡人也似未聞道予笑

曰否否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陟岵瞻松圖序

江右負匡廬彭蠡江山之秀不以名郡而故獨以材
勝號豫章其鄉有隱君子又不以豫章名而顧獨號
松峯居士松峯者孟修周君之尊公也孟修以鄉進
士教授樵李時欲迎公邸署中公謝曰吾雖幕葉尉
而性好泉石盤桓萬峯之上採松花拾松實清風謾
謾乎其掠予而來也宛若置我于笙鏞韶濩間矣翁
樂甚無以我爲念乃孟修終不自得讀書隱几之暇

其夢未嘗不與公俱也中庭有梧據而幽吟未嘗一日不搔首西望也于是復繪爲陟岵瞻松圖紳裾以下咸矢歌而和之將緘以獻公焉余惟陟岵者魏孝子行役之作也其夙夜廩廩愁苦憔悴大較與苞栩詩人同若孟修優游清朝何所不適而顧自比于陟岵爲今雖匏繫博士籍不及歸此不過鶴一枝鷓一巢耳若其進而簪筆承明之廬濯纓清華之選譬之于松承沆瀣憂日月黃鵠嗷其巔兎絲緣其下卽徂徠秦岱且不得狎而近之而况豫章之木乎斯時也

使海內屈指名世者推本于孟修之所自出則公方
巍然若魯靈光蒼髯勁骨飽霜拒雪亭亭獨立于煙
霄雲嶠之表他日天下之具瞻公又將寧止如孟修
披圖而凝睇者乎公布衣糲食日不輟吟咏居恒務
依鄒魯家法其訓孟修兄弟必先定品夫品孰有過
于公之歲寒不雕者也故不佞爲寫老松一幹贈之
且以釋孟修悠悠陟岵之恩焉

四書證義序

予嘗謂著述之病無以佛語著儒書無以小慧揆大

事無以凡情參聖解無以時制膠古局無以奇怪駭
後生無以貶剝加前輩大要率取已意而條達之以
不詭于作者之旨而已吾鄉肇陽錢公以明經登制
科文章深沉大雅非法不言日下幃縱讀天下書無
所不吐納而于四書不勝其嗜棗噉蔗之癖聞嘗抽
繹一章冥思枯坐務至于點胸會心而後止卽深夜
呼二子然燭書之燕歸月餘積有成帙予讀之洗發
性靈激揚宗旨如春行羣卉中葉葉皆春又如黃河
伏流萬三千里寸寸皆水所謂有本者如是耳經生

得之能使語言文字化爲醜陋老者舊得之一言可
以振聾瞶半部可以致太平豈徒議論不詭于作者
而已乎士大夫塲屋較藝如小兒鬪草皆從暗中猜
摸誰假誰真至于身榮之後弁髦經傳亦如遺香殘
綠狼藉滿地去不復省若肇陽公孜孜汲汲以羽翼
經傳爲已任有幾人哉予欲著述一家言思表見于
世然未五十已蒜髮駐齒自顧主平從微細夾帶滲
漏處不少又舉筆往往犯前所謂六病爲之愧慙而
止不若肇陽公言言皆孔氏廊廡間俎豆語也予休

矣請置公一編于床頭仰而讀俯而思以爲公墨守
何如

盛明小題選序

陳子未老向九峯白石山營一壽藏三子負鍾隨其
後武塘佐之王君寄盛明小題入山來命三子且鉏
且讀曰此所謂人天眼也夫文章如地脉大勢飛躍
沙交水織然其融結之極妙在到頭一竅譬如腹背
雖大而神明所尸不敵心目心與目僅寸許耳此文
之喻也故庖之刀僚之丸聶隱娘徐夫人之七首張

僧繇點龍以睛顧長康增頰以毛皆在微細毫芒間
耳極之須彌納于一芥虛空生于一漚龍藏指甲蝸
立國土微火可以焚鄧林寸膚可以雨天下窮極變
化非至細之倪哉知此道者惟吾友佐之佐之于奇
書無所不讀才雋而識高采博而鑒細此集雖小題
皆透入神竅譬之古明師其張子微吳景鸞其人乎
若以擬唐人詩家卽嚴滄浪所謂法眼道眼天眼孰
能加吾佐之也因題數語而爲之序

高長抑玄珠館小草序

予與長柳交十五年餘矣長柳才情雋發下筆數千
言詩歌淋漓詞場老將望而卻走其他經生公車言
直解衣帶結耳自永仁爲司理長柳杜門謝一切不
急之交善刀韋弓而藏之其庭可羅雀其人望之如
木雞矣已得其文讀之震撼聳恫則章邯謝玄軍乎
綦組有生則鬼工天孫乎變幻無端出入飛度則崑
崙奴聶隱娘之劍術乎縱橫無礙則黃蘗禪張長史
草聖乎噫進乎道矣文非小技惟靜而深心者能得
之故至人之藏也密真人之息也踵霜降水落迺見

天根致虛靜極可以觀復吾長柳之文非得之驟而
得之養也如是高第何足以難君吾且以韋平事業
卜之矣

朗閣草序

吾友吳頌字杯居西湖人不能名伯霖所以伯霖讀書
好古鉤深致遠類儒性喜遁甲九劍及一切異人異
書類誕慷慨急難類俠三教之徒順流而進類廣或
默處一室或雄談因座載歌載泣載色載笑類狂屏
輦血遺簪履忘今語古何其樂也類隱執經問難第

子祖席而朝者以百數不言而教不肅而行成名之士蓋纍纍矣類古有道者陳子心竒之不敢以質君既讀其文而笑之曰伯霖竒男子也而乃降心爲經生乎伯霖曰今天下正患無真經生耳天無經星則躔度愆地無經界則封域亂人無經絡則營衛爭是故有六經之文章而後有三代之人物吾以文之變當從經始以斯文爲已任者當從經生言始而子笑我降心爲之乎予曰吾今而後知伯霖之所以伯霖非經生也而思以經生之言易天下夫有易天下之

心雖不屑屑于適資逢年而光明浮動于語言文字
間者玉潤珠輝自不可掩主司羅而得之首以風海
內士曰此東越伯霖吳君也伯霖恐不能長有西湖
矣伯霖出所居朗閣我將踞其上遣梅花薦酷老鶴
衛關弟子三百餘我代君授書暇則援陶都水故事
敕令種藥藝花焚香檢籙俟伯霖青組朱綬酬經生
事畢予然後置邯鄲道士枕于朗閣以待之

代徐澤夫自序吹篴稿

不佞普少而不慧長則無文齋叨出于冠裳志雅羞

乎統袴藏書在室僅留蠹口之殘枯管生塵未禿鬼
頭之穎于焉染指或可嘗嚮乃材拙屢擯于大方之
家而命奇巧弄于小兒之手垂髫靡恃弱冠分飛舉
舌視妻恨牛衣之獨泣登堂謝母調熊胆以何人觸
目多愁仰天長嘆家文貞以理學龍象而苛責未技
之雕蟲余孺子以舉業駑駘而妄希中原之逐鹿一
牘而輒命數竄片語而幾及千槌侍側批評日晷度
簾幃而竟去支頤頰感燈花與更漏以俱闌夏則股
寒冬猶心熱豈傳癖之敢擬倘書債之可償南北馳

驅歷盡羊腸之九曲乾坤窄小誰收駿骨之千金對
僕御以無顏望鄉關而短氣英雄久困魘夢皆疑兒
女無知笑言如故險哉岐路信矣窮途自甘下里之
音匪曰調高而和寡已抱齊門之瑟疇云我貴而知
希帝敝宜拋河清難俟曾奉金粟先生之戒兼禮玉
宸老子之門綺語等之餘津公車復爲何物時彈短
鋏一讀離騷戊子以來浮沉久矣今病親稍稍健飯
而嚴訓凜凜在紳撫髀未消捫心良苦手開故篋憐
蛛網之久縈耳聽新聲揣蠅鳴之可續姑游戲于三

珠聊呈露于一班何異國都之門門高懸腐鼠抑亦海濱之曲競誇畫龍者耶嗟乎社中兄弟海內交知或濯纓清朝之上而振鷺于飛或脫屣名山之巔而冥鴻不下普進不能彈冠相慶退不能漱石自娛徒處季孟之間終慚曹莒之國所幸奉常伯氏請告東還骨肉團團酒杯懌藉笑而顧我技止此乎牛耳奚堪雞肋斯在無雙遜于國士第五不減家兄擲地雖乏金石之音奏樂且擬壎箎之和無須焚硯請供覆瓿于是拜焉付之梓者半生俠骨幾欲凌千百丈之虹

一東卮言何日化五雲之色謹序

耦耕草序

武水莊虞卿錢抑生習尚書家言其文昌于時矣虞卿深沉著書恂恂有道君子也抑生年少而心綺才高而氣下兩君不出出必度有所見而乃私命其文曰耦耕噫可怪也南華之言曰鹵莽而耕之則亦鹵莽而得之滅裂而耕之則亦滅裂而收之斯二者固而家莊先生文章法也而予讀楚茨大田諸詩其田野之民迓田租而三祝之者不過曰去其蝥螟蟻賊

而止矣尚書非三代之文哉而經生家吹二氏之燼
剪綴而離飾之至欲與典謨訓誥之辭相輔而行其
否者咻咻焉覆以爲異此兩君不敢強同于天下而
以耦耕自託也蘇子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也其
源實出于王氏而王氏之患在于好使人同已荒瘠
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王氏之同也嗟乎若今日
則蝥域且及天下豈特黃茅白葦乎哉虞卿却生刀
斤其世俗所謂不典之好悉櫛而去之而斷以先民
爲型心相語調相諧也力田逢年其在茲乎予山冠

草衣久作松間渴睡漢一片石中書幾成虞芮閒田
兩君不搯而問以序無亦謂較晴量兩老農尚有微
長歎予則豈敢他日負耒而鉏以觀兩君之裘馬休
休過而式予隴上可也

尚書口珠序

猶龍王君得吳越諸名家尚書文哀而刻之題曰尚
書口珠以謂序于陳子陳子曰語有之嬉笑怒罵之
爲文章也糟粕煨燼之爲至教也智者得其精而遺
其粗噴烟飛沫吹雲遡風肝腸猶繡之矣豈必言言

五色乃稱口而珠哉雖然予非習尚書言故嘗習徵
珠事士必博物強記而後能文則有張說之記事珠
心精靈慧百神不能隱則有燕昭王之洞光珠望之
其文澄徹能照心目則有軒轅先生之清水珠文機
聯綴形如玉環則有唐昭陵之琅玕珠圓轉不停則
有閭風雀間之走珠可以燭乘可以盛琉璃之筐則
有太初甘泉之照月珠文之秀可餐翠可滴也則有
朱述之滴翠珠甚矣文之善類珠也王子曰亦甚矣
先生之善喻文也于是題其草而命之曰尚書口珠

論贈小序

予童子十三時讀東漢書見范蔚宗論贊手錄一通
丹鉛其劬至無所容筆槩處已稍稍與曹耦學爲史
論以呈先生先生輒津津喜爲摩頂久之稍長劬及
他史則侈口論說古昔雖非性能而意實好之近者
大宗伯馮公首崇論學主司間試一題士從倥惚間
半以空拳博戰異日立天子殿中與諸公卿借箸
畫笏辨論天下事未知安所置對門人輩就予絃誦
之暇每讀至經史有古人曾經論述者時一拈示之

第篇章浩繁不能刻其 國朝諸名論雖選有成厥
然不過彘鼎之一鱗而已童翁曰此亦可膾炙人口
請梓之名曰論膾

青陽集選序

予于就李掌故雖未及盡論其世然大要後先之作
者無能加青山先生上先生之詩文深往獨至最合
古法而其集乃最晚出蓋前輩之深于藏名如此先
生少孤且貧讀書東海之上凡十舉始登籍初宰蒲
陽與豪貴人梗請教授尋轉博士出爲大理郡丞落

落宦轍逡巡于荆楚燕薊及蒼山黑水之間登樓感
物牽帷采謠奇游麗藻有足與江山相映發者竟一
日投檄以去家居三十年杖策里社第與門生故人
拂拭酒壘時時觴咏不輟如太白之殿衆星朱霞之
媚落日可謂老而不衰窮且益工者矣先生之詩自
漢魏以逮開元故莊雅嚴重無少年踔厲飛揚之態
其文以經術輔諸史故上能刻畫龍門而下亦不失
河東家法假令以一矢加遺海內其誰不比面壇坫
以從乃過自歎匿慨然有身隱焉文知齋我貴之意

當是時何李雖謝徐迪功皇甫兄弟項背吳越絕不
與詩筒往來迺知武肅皇帝朝士大夫識定而
心澹才高而慕輕猶能以藝文爲小事借交爲可耻
如先生豈非前輩一代典刑乎雖然先生軒髯域中
矐目霄外卽詩若文意不肯下諸君子又何有豪貴
人宜其出入遭迴落落卒窮以老也今再傳而至尤
父始克搜緝遺牘言乃大昌不然蛛絲蝨腹將不與
是集爭長者幾希予以是歎先生之深于藏名如此
昔王龜齡之集藏家塾者四十年其子聞詩以序屬

劉共父共父謝不敏乃徵之晦翁以傳今不佞亦何
敢當請以俟當世晦翁其人者若光父聞詩之義不
可泯也因書而爲之序

茅孝若詩序

蓋予入山如病道士不復與燕趙客吹簫擊筑歌徵
變商卽筆研結習悉向化人前以綺語憾之然海內
以才品詩格著者予未嘗不知知之而輒能相其醜
好真僞與夫目前身後傳否之故夫漢武帝截海赭
山以求長生而西王母恨其胎濁李白奏對沉香酒

氣淋漓俯無天子及六宮貴人而玄宗笑曰此酸子也兩人道骨豪氣少不真而具眼立見矣予見書生言詩者甚多然皆標影響以虛名相高此不過使鶴戰與美人陣而已如吾友茅孝若真才子也孝若十五卽能奏晉魏初唐之音今甫弱冠其詩韶秀清華深往沉鬱片語無寸瑕萬言無累句置之古人中莫辨也年雖少予定其必傳乃孝若猶言學不博交不廣游不遠此三者未能與吾詩相映發俟他日與公恣討名山以至猿猴神鬼絕攀之境及天祿石渠盡

珠貝藁幽屋曉冢埋藏之文而吾詩始成嗟乎孝若
之才如此而又能深心湛思與天上與淵沒蓬蓬乎
其六月息而萬里行也然則何可量哉大抵才子自
有真而文人可以僞作故有若據坐終類典典型日礪
被貂猶都卿相至于嫚罵而龍準氣奪不襲不夷而
亂髯心死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文人才子亦若
此矣孝若之才真予以是斷其必傳如否否者君所
嚴事吳允兆其人深古具道暇請以吾言質之

陸宮保適園序

代

東坡云山川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此善適
山川風月者也予謂園之界限不在小大以目與足
所到爲界假令瞽者兀者扶携而游目不及赴足不
及領雖有園無園矣設以常人而埒夸父之步離婁
之睫則園于頃刻判爲大小非園之俄大俄小也目
與足之所到異也然園之權在目與足而目與足之
權在我我者不適則雖大士之于目韋馱之日擾四
部洲而行不止也于目與足何有哉先生解學士之
綬東歸治園二畝以息躬樹無行列石無位置獨一

小閣出于樹稍竹篠之間玲瓏翕張以收四面之勝
先生藍輿造之日偕故人魚鳥相與咏歌以共適其
中蓋世之雕鏤奇麗之觀先生淡而不御如逃三公
而其雲物之變幻草木之鬱蒸則若先生之學問名
節日引月長所謂生則惡可已者也先生以我適園
而不以園適我故杖屨所至雖撤土卷石宛若五岳
礪而五湖帶焉今先生八十餘矣垂老而神明不衰
其目與足矯若少年而又與性之善適者會則先生
之婆娑偃仰于是間也豈減香山之池上司馬之獨

樂哉嘻古今之園多矣然皆化爲落蒼蔓草惟二公
之荒陂遺跡至今人稱之將無爲世欣慕者不獨在
園乎知此而後可與先生談適園矣

董玄宰來仲樓隨筆序

吾松貞溪故松雪趙榮祿管夫人外家榮祿往來泖
上甚數嗣後楊鐵崖黃公望倪元鎮以避兵多與曹
雲西游一時幽人豪客舍文章書畫外無事矣明二
百年來松人士此道若續若絕獨吾友董玄宰踵興
擬議以成變化書法畫格爲之一新蓋玄宰家甚貧

至典衣質產以售名蹟曰此政如異人到門何論金
帛若較量錙銖便是田舍翁教子豈能博尊賢敬士
之報哉予口誦其言而心壯其膽每與予焚香披對
各忘寢食甚則從千里寄尺一相聞娓娓無俗談大
約起居書畫無恙而已玄宰裁鑑通明展軸未半便
能批駁好醜真僞偶一品題懸筆立就皆點胸銘心
之語落紙無賢不肖懷藏以去稍久覆視之卽玄宰
亦不自記爲已作也門人張清臣博雅工文騷有侯
巴之嗜得卽掌錄漸已成編名來仲樓隨筆玄宰有

樓在南城林樾之間以予數相過從題曰來仲予與
清臣遭際太平日同玄宰商畧金題玉躐之事玄宰
官有盡而文章書畫確傳無疑後世亦于殘縑斷紙
中想見玄宰因以嘆羨吾輩爲何如人則此書亦可
稍得一班矣玄宰上能直接米襄陽下亦不失爲趙
榮祿榮祿流離宋尾玄宰似爲差勝襄陽召對與天
子共閱內府圖書錫賚賞識極一時寵遇之盛則今
日尚不足以酬玄宰也清臣謂何

古今粹言序

予遁峯泖間如秋蟬翳葉無四方之觀又家少秘典
僅于殘書中蠹遊三十餘年未嘗一食神仙字惡知
文哉不佞竊觀邇來諸家其好古者鉤棘僻澁剽剗
奇字怪句以爲超兩京而軼三代然使人讀之舌本
強而不快喉素鬱而不舒即使作者自覆其文至不
解何語此泥古之過也高才生聞而笑之曰夫夫也
何自苦于是剖擊先輩幾無遺膚而悉以方言里語
襍見于文字中蓋始于卓吾老子而孟浪者借以野
戰空疎者借以藏拙而庸知村社之巫祝非禮也市

僧之嫚罵非俠也不文之非文而不修辭之非辭也
此泥今之過也泥古者如徒以史書施之金石碑板
識者噉之若扱古人之皮毛而失古人之神理如龍
馬之圖舌鳥之篆响嶮石鼓之文豈能爲箋奏軍符
乎哉古有古之粹言今有今之粹言二者皆時爲之
而血脉條理古今人非甚相遠也是集自孔子家語
左國秦漢唐宋迄我明先輩諸名家稍稍哀聚余亦
未逮校其失次失款而門人輩已私從剗刷氏之請
輒乞序于予曰庶令初學者一寓目而爲古爲今盡

在選覽可乎予媯然曰聊以付童子呻吟之一助其
舛錯缺畧今賞鑿家爲之噴飯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若夫抽其神理遺其皮毛而不泥古泥今古與今盡
屬烹鍊中請以俟當代之知文者

棘隱園漫草序

予昔居干將山草堂土室半爲燼雲所埋閉門高枕
畏聞人聲惟刪花洗竹之暇拾殘蕉敗柿書古人一
二可喜者以度隙影及讀老氏之知希介母之焉文
未嘗不兀然自笑其勞然落落品外之韻時近時遠

而世顧未有合者晚得吳伯度先生先生清明豪爽
耻談戶外事軒髯營目意不可一世世亦無有傲所
長以難伯度者伯度之湖海似吾家元龍其燒于病
而謝舉子以放于四游六合之外返而浮沉于黃緇
及山水嘯歌之間亦大約與予調同而嗜合伯度之
齋居也冢宰公之藏書在焉縹緗芸帙映帶几上如
五色雲而伯度坐擁其中有書隱梅花清寒苜陽倚
之有花隱米海岳之二石亭高樹根不滅鬱林仇池
有石隱伯度挾此三隱爲魯衛秦晉之國相與高卧

以待老品泉焚香摩娑金石之文次第成篇其言皆
汰吐經術兼綜竹書鴻寶之餘而佐之以湘纍溲園
使人如握麈尾披松風而聽鶴鳴之在陰也以伯度
居恒自負上宜與鄒枚簪筆螭頭次亦不失建安西
園鴈行班席乃坐令鐵冷篋中而桐鳴爨下卽棘隱
所撰猶有漸離彈筑王處仲擊唾壺而歌伏櫪者嗟
乎伯度舍予孰爲倚而和哉雖然千秋之業宰物恡
諸王公而微與其權于草莽子荆之遂初長統之樂
志雄之玄符之潛夫孰非隱人勲伐也且伯度不聞

而祖之有季子乎脫冕遜跡翔千里而觀十五國風至
今稱宏覽博物者非以其爲吳之隱君子耶此可以
方伯度矣

甲秀園集序

予嘗讀鼂采館清課而奇之曰世乃有同心如費君
者及是丁未小春君千里信使自通且以甲秀園集
乞序陳子讀書滾滾萬餘言作而嘆曰吾甚愧費君
予五十矣自恨爲蠹書魚而不能食神仙一字放浪
林間如老猿病鶴而不能飛騫五百里外世有不朽

如費君僅托之彼此神交安所讀天下書友天下士
哉大抵文章大業與經生不同齒欲少游欲遠藏書
欲博取材欲精交道欲廣應酬欲簡起居欲適興欲
豪神欲淡而著述欲富闕一則名不附目前非無名
皆慶榮而弔衰候蟲之音耳君綺歲嫺公車言兼綜
古文詞聲出公卿上三十三而先後集合得一百卷
凡生平詩文及五經翼歷朝史乘補遺詩學別紀皆
在焉何言之雄偉巨麗至此也吾愧君君從父宦游
燕臺歷鞏洛齊魯魏衛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七

十子遺踪又嘗登武夷涉羅浮渡錢塘入吳越所至
皆感愴噓噓褰帷停騎播之咏歌與山川相映發吾
愧君君家自文獻公逝至太僕琅函錦帙不下幾萬
餘籤君括囊大典網羅百氏幾于三教總持矣吾愧
君君簡練陶汰彌采彌精穴必虎子珠必龍領吾愧
君君交游徧海內其最著如吳元卿湯養義仍張幼于
虞長孺馮開之徐茂吳胡元瑞沈箕仲屠緯真非晉
楚之師則惠莊之雅吾愧君焚香鼓琴罕通世俗陶
門常鍵管榻欲穿吾愧君坐擁名園可嘯可歌可釣

可弋出有魚刀入有鹿車誦讀而外靡知其他吾愧
君孝友忠信好爲德于鄉溝中桑下誰不飲君潤者
而君捐貲贖券無所顧吾愧君悠悠忽忽似有情似
無情似方之外似方之內或泫然而泣或聽然而笑
哀樂親疎吾不得而相焉吾愧君是數者皆文人才
子之助也吾挾是數者又輔之以斲輪之巧手扛鼎
之雄才一顧生風八面受敵日新月盛未見其止顧
自謂此集一傳宿願已畢千生輪轉不復向綺中作
活計予笑曰大丈夫辭富貴逼人易辭文章逼人難

君集度必傳傳且身親見之雞林象譯無翼翼而飛檻
鐵筆家方自此始甲秀園能久卧君哉山中清課請
專屬之眉公何如

北游草序

朱孟元先生自東髮有才名視一第如米襄陽袖中
石耳上公車者八九竟爲造物所蹶然孟元片言出
人人以爲吉光裘也今歲謁選燕邸予病瘥不及向
河干歌渭以別旣而清秋從北歸示予諸草其聲格
視前彌雋彌古而感慨牢落之意時見于毫楮間曼

然荆綬彈而唾壺擊也雖然東方陸沉碩人萬舞古
之高才奇節往往托傲吏以隱今孟元亦且以雞肋
視功名海鷗鳥視人世州縣簿書直與青山白雲等
耳黃魯直云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處無不可
寄此一夢况孟元所吏地有爛柯諸名勝與詩篇麗
藻相映發舉帷憑眺拂袖品題又將有進于燕趙聲
者孟元饒文章經術是草特其一班若世有大人先
生物色之以授之百里巖邑則穆如之咏其武城之
絃歌乎先生聽然笑曰嘻是也我且以北游草爲噶

矢

酒顛小序

夏茂卿撰酒顛侈引東方酈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
酒勲辨哉無以應矣予不食酒卽飲未能勝一蕉葉
然頗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
醒如憨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
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
也畢忘盜未忘癡劉忘埋未忘鋪俗人治生道人學
死聖人之教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生死死在耳然則

眉公集
卷之三
三
將何如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不如且飲

茶董小序

范希文云萬象森羅中安知無茶星余以茶星名館
每與客茗戰自謂獨飲得茶神兩三人得茶趣七八
人乃施茶耳新泉活火老坡窺見此中三昧然云出
磨則屑餅作團矣黃魯直云芎用鹽去橘用薑轉干
點茶全無交涉今旗鎗標格天然色香映發訥爲冠
他山輔之恨蘇黃不及見若陸季疵復生忍作毀茶

論乎江陰夏茂卿敘酒其言甚豪予笑曰觴政不綱
曲爵分愬呵詈監史倒置章程擊斗覆觚幾于腐腸
何如隱囊紗帽條然林澗之間摘露芽指雲腴一洗
百年塵土胃耶醉鄉網禁疎濶豪士升堂酒肉僮父
亦往往擁肴排闥而入茶則反是周有酒誥漢三人
聚飲罰金有律五代東都有麴禁犯者族而於茶獨
無後言吾朝九大塞著爲令鉢兩茶不得出關恐濫
觴于胡奴耳盃茶有不辱之節如此熱腸如沸茶不
勝酒幽韻如雲酒不勝茶酒類俠茶類隱酒固道廣

茶亦德素茂卿茶之董狐也試以我言平章之孰勝
茂卿曰諾于是退而作茶董

蕉葉抄引

沈裕夫棲天馬山沉沉如孤臣客卿春時遊槩簇簇
門外酒香歌聲唐突十步之內乃裕父日扃戶洗竹
刪花不接俗客客至從花竹間退避如避虎子客去
但拾蕉葉掇古人遺事續門析品成若干卷以佐高
枕耳昔人謂擁左右書勝南面專城今裕父身作五
色蠶魚浮沉墳典堆中使讀之者若掇明珠翠羽零

星可珍如此書當以薛濤浣花紙李廷珪鹿角膠
司空圖松枝筆暇則從石骨水湍枯藤細草間每一
書則勝于神仙赤文綠字多矣雖然山中近有大拙
長老挂塔無影樹下方不立文字裕父得無慧業未
盡掃除否顧黃面瞿曇洗空一切尚不能了龍藏五
千四十八卷則謂裕父蕉葉抄便是拈花微笑未爲
不可

快雪堂歲寒盟引

沈司馬純父先生檢衛人綱代興藝苑文章節義朝

野震之解邦歸田性耽蕭簡樂愷墳素以攝心寬居
貞晚節等護頭目德矩彌峻風日自娛式閭者有行
庭之疑披帷者多望崖之嘆僅所綴接則二三文人
逸民而已丙午窮冬款予密坐寢弛兵衛心清妙香
先生斟以醴酒佐之永言非軌正督世之談則死生
寒譽之故回環感愴主客泫然旣而一變成驩三爵
復又先集維霰月不留行亦忘其久之夜也先生笑
曰昔人論詩如玉盒函蓋須勻五言律詩如四十賢
人着一層活不得此會庶幾近之蓋記姓氏以矢勿

謾爾時司馬倡韻屬和則方叔殷子叔祥姚子子逸
王子孟璜項子而陳子繼儒以浪士來自華亭

賀郡司寇毛公三載奏績序

昔者王烈陳寔以義行聞太原潁川間諸有爭訟曉
譬曲直或望廬而還或至途而返甚且愧而請曰刑
戮是甘乞勿使彥方仲弓知之及宋洛陽而猶有懼
司馬端明邵先生知者夫諸君子第不過獨行處士
耳今郡國長吏之化其權重于處士而諸逢掖之遵
禮蹈義行已有耻豈忍遽出潁川洛陽細民下然畏

彼而不畏此者何也則刑設而禮不足也郡司理毛公三載奏最先後積臺使懾薦剡牘以數十計皆交口誦公有大體有特操有沉識有兼才遠近讞牒悉絜平亭而予獨雅重公孳孳文學斷獄引經非近代名法家所敢望者夫古者禮與刑相爲表裏辟雍之設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惡士不帥教者以告于王王親視之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甚且移郊移遂屏弗與士齒蓋議禮則刑後之議民則士先之子產鑄刑書而不忍毀學校者正謂刑以繩

中人而禮以國君子士君子若有廉耻重畏法之意
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朋友詔其曹偶老幼賢語更相
告語以足不入公府終身不見大吏爲吉祥善事而
刑不足措歟輓近士不古古所謂望廬而還及途而
返者今且履相啗于郡邑之庭里父老謹畏者竊竊
指之曰夫夫也鄉校之雋也而所爲若是子輿母而
在必且更徙而去之宓子賤父事兄事者五人姬公
吐握執贄而朝者百人度一切閉門謝之矣毛公嘆
曰此非士之過也有司一有輕士心稍可緣飾吏治

者輒握手不復道而法吏則去士更遠卽庭謁形神不相親而予獨否否公以名經術起家分校閩棘海內經生爭誦式之如漢推毛公而公又雅意人才羣諸髦廩之官而時上下其文家被冤者湔之寔不能治家人產者助之其風習太甚者俟上當路教誡之又捐俸及贖贖以新學宮梓文正集創烈婦祠簡奇擢秀之外輔之以彰教化俗其意表甚遠故士民之歌而誦公不減子產而其畏公知更甚于畏彥方仲弓邵先生之知也諸博士曰善必子言信而有徵請

以是賀公并上之司封氏

送郡侯詹濬源入覲序

萬曆辛卯詹公敕從戒馭上績書于天官氏縉紳父
老亟請諸兩臺留公爲保障兩臺旣已首列露章薦
聞于朝謂公者固天子屏御間名守也上方
虛三輔九卿以待公隼旟熊軾烏可無往于是公屬
邑華亭項侯上海楊侯青浦鄧侯相與清道績食載
公後車入覲于廷因屬言不佞以頌公之休美予
惟天官氏按牒功最用良于吳吳而以治平推第一

者孰能超詹侯之乘而雁行之也且兩臺之薦剡辨
矣予則烏能言項侯楊侯鄧侯進而告予曰天官氏
知公以耳兩臺知公以目其逸于耳目之外而人有
所不盡識者則惟吾儕得公爲最深公以龔渤海治
盜黃潁川興化蜀文翁飭學鄭青州賑饑公之爲公
東海士女往往能言之惟其整率僚屬冷如嚴師而
溫如慈母使吾儕得以肅官箴而恪吏議者公竊有
膏沐焉夫 天子之政分于守守之政分于令如使
守挾其尊以踞下下爲伎以忤上上下下相猜燥濕敵

而水火爭則三年之間令斤斤救過不給而郡大夫亦安所藉手以報。上今三君子襟裾相通箴箴相和也。奏宓子之琴灌河陽之花從容談笑卧理有餘而公亦憑几受成如化工陶鑄而已。公先世受經于孫忠烈公伯仲世其業聯翩鳩畧出爲良二千石其家學皆有所本。公得其實以治身出其土苴以飭吏治。故羣屬化之而咸有羔羊鸞鳳之風。譬之于易公以離照而三侯以巽受其惟鼎乎。公才名經術冠天下。乃游刃調絃搜括研訪必盡三君子之奇而後已。

虛中受禪于鼎爲腹三君子誠絲以焚御轡以佚承
睫盼嚮惟公德意之是聽無徧無黨于鼎爲足若此
者天下之完鼎也 天子以明年坐明堂開闢闔貢
者以萬國而公與三君子以是鼎進黃金耳鉉厥爲
世瑞上且享九賓而見之矣然則貴何可言哉

賀張裕齋榮轉常熟令序

代

癸巳二月不佞以桐圭竣命甫有燕山之役而社友
何士抑諸君屬予爲文以贈裕齋張父母夫膺車在
門無暇理鉛槧事而張公則曩者華亭卓魯也父老

子弟方邑邑有去後思而又重以士抑之請其何忍
例謝墨卿乃命使者停歌伏軾而奏之夫公之爲華
亭令也時郡國水旱頻疊萬姓嗷嗷若坐釜鬲之上
一炊而一灼之柔者至爲溝瘠而不逞折枝之徒羣
咻而起公露禱請之神洒泣移牒以蠲賑請之兩臺
其譁者以單騎片言散之鄉落故下車而民相與恨
得公晚也公去而民相與恨釋公早也未幾三載服
闋天子復擢公爲丹徒令公治狀如華亭而又爲
省羨耗禁勾攝立保甲申醮禁清陂塘收骸骼益菴

月而上下之間密密如也無何公又有常熟之命丹徒則走相謂曰何不以張侯歸而復更生我乃惇史氏聞之笑謂曰何不以張侯歸而復更生我乃惇史氏聞之笑曰甚矣兩邑之私公也而亦知黃河伏脉靡不潤乎而亦知夫容赤精之鏖靡不利乎東吳海門之勢潤州爲首而常熟與江陰爲尾近者倭奴唐突鯢鬣漸張公旣用其精于丹徒而又囊其不盡之穎將復試于熟邑首尾鎖鑰數百里金湯之援卽華亭亦有仗焉且公兩邑令遠不過披齊梁之夕秀近不過發平

原二陸之朝華而常熟則子游氏之產也公得南方
之學又將採而布之以善其鄉則琴川卽公絃歌武
城矣他日天子召爲股肱耳目臣公其以治狀教
我予爲續之太史禮樂書以章東吳循吏之盛

賀吳白陽公祖榮滿序

今銓曹臺鎖之選半出于縣令司理今宰一邑而司
理間以使者檄旁視他郡上以下有所考案得失俾
如洞垣則耳目寄之下以上有所宣序疾苦俾若痼
瘵則翼齒借之夫耳目寄之則上恒倚爲察淵爲隼

擊而調劑難翼齒借之則下恒揣爲貝錦爲伏戎而
誠正難若此者其難皆在摘隱應卒之外非世之博
大長者未易稱也而淄川白陽畢公實其人焉公年
少而識老高才而心下蓋自爲理于松者三年不獨
薦書旁午首推轂公卽父老子弟以及于逢掖諸文
學皆一以爲神君一以爲慈父其勵操則淵魚也其
剽紛則脫穎也其察奸則燭照也其矜弱則乳哺也
其肩事則游刃也其作人則鼓鑄也蓋委蛇于上下
之間而均節于寬嚴之際能使以仁見威而以威見

德俾懷公者口無所容其頌而信于公者心無所置
其疑此豈獨以敏練明潔以才守著稱而已哉予猶
憶嘉魚李康惠公武林胡端敏公以司理起爲名臣
而其初皆以大受之器聞于天下若白陽公者其類
之矣公旣歷三載上績司封氏旣以顯庸其所自出
而不久需次公爲銓曹臺鎮則兩公竹素之業予猶
庶幾拭目以俟焉學博其等屬在宇下受公知愛深
請得一言爲賀夫詩雅魯公之視學也曰在泮獻賦
而漢人引經折獄者咸稱良吏嘻此學博之所以不

能忘頌于吾公也是爲序

送畢司理考滿榮擢詩冊序

代

淄川畢公爲郡司理三年主爵氏課績奏最天子
爲賜 誥以褒榮其兩尊人于是紳裾以下矢詩歌
以彰盛美琅琅乎鐘球鳴而金石奏矣孝廉陸君策
褒而襲錦獻之屬不佞弁一語爲之序夫古者三載
考績凡郡國計書先上之太史氏而後以其副上丞
相史官觀民風採聲詩則納而授諸工瞽畢公之計
績書第一矣而不佞又忝詩史之後請倣古鳴玉而

贈言者爲賡歌頌公可乎公之司理也宅心恕持法
平詩有之邦之司直是也請爲公歌豹飾之章下車
以來皎如水壺而清如蘭雪詩有之素絲五紵是也
請爲公歌羔羊之章端冕堂皇之上豪奸巨猾以爲
神明天帝然不煩摘發鈎鉅而片言立剖矣詩有之
遇暉雪消是也請爲公歌昊天_之章公嘗一再攝邑
篆更其秋霜之烈而煦爲冬日之溫詩有之挹彼注
茲是也請爲公歌泂酌之章逢衣弟子有控于公者
若控諸父母有干請于公者若徘徊躑躅于師保之

訓而不敢前也詩有之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是也
請爲公歌恩齊之章夙夜凜凜恪共厥職以徼令聞
鴈行布武捧冠帔進堂下大哉皇言皇皇如矣詩有
之無忝爾所生是也請爲公歌小宛之章三年而政
成薦牘旁午上 天子將需次爲銓衡爲臺諫詩有
之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是也請爲公歌嵩嵩之
章歌闕乃退藉筆志之以授典樂彼託管且虛循吏
傳之左使海內知有萬曆間稱東吳治平第一者爲
我白陽司理公而尚書所載畢公保釐篇公實世世

嗣續之矣是爲序

賀徐寅陽大卿冢孫嗣大金吾序

蓋 肅皇帝中興于運爲午維時有恪共不二之臣
起自南服爲 國重臣以佐億萬年無疆之祿命則
惟文貞徐公實應之 穆宗嗣寶著有勲猷于是以
九載考績 特旨加公伯爵俸蔭一子爲金吾將軍
公對颺稽首稱萬壽者三而因手疏遜謝以示不敢
寵利居成之意 天子俞公 旨停止伯爵而還金
吾將軍如故蓋異數也公拜 命以授其四世孫次

第爲大帥而今遞襲且至于五世矣嗣君方脫襁褓
天子卽已 詔給五品俸優禮之俟束髮起爲侍從
大司馬檄郡國守相爲具羊酒踵太常之廬嗣君明
慧韶穎伏地虎拜如成人禮內外觀者靡不嘆異豔
爲極榮夫金吾古之司隸也其所掌不特鹵簿儀仗
禁詰戎兵爲 天子爪牙甚則直廬宿衛侍列 經
筵有衣金紫至蟒玉稱 宮保者其真古之親臣世
臣乎哉前太常旣以令子起家後太常復以進士拜
今官父子並九列得 賜與朝誦其一時光寵莫及

而今嗣君復繩繩繼美食祿于大官則將安所報稱
以矢之異日昔者天子延世之典其累疏而不能
辭者非天語所謂繼國壽命功在社稷者乎如是者
宗老國人皆能深言之而其帷幄之微謀不獨異戴
先帝且能擁衛今上以定萬世太平之基玉冊
金滕炳若日月祖宗有靈且將世世胙其子孫爲
吾國家股肱心膂以綏後祿于無窮而豈止今日
之肇有令祉已也嗣君神駒名鸞奕奕有奇表他日
必能以忠孝箕裘先闕而太常君又以壯年積養不

久超拜以盡其韋平忠宣之學嗣君彈冠攝衣而從
之琳琅滿朝永爲國寶庶幾徐氏之報其在茲
乎予故樂而爲之序

食物輯要序

天地生人亦甚巧矣目耳鼻共六竅皆耑類坤卦之
象口以降共三竅皆奇類乾卦之象乾宜上而反居
下坤宜下而反居上此泰卦也坤惟居上故濁者變
而爲清通天之氣者惟鼻乾惟居下故清者變而爲
濁食地之形者惟口口上鼻下是爲人中而三才之

理備矣易頤卦曰慎言語節飲食中庸又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世人病氣病情病腑病臟有脉可按有證可揣若飲食之病或以驪而不覺或以雜而不辨或以日用而不著不察若孕婦小兒益貿貿矣婁東名醫醫雲谷穆君著食物輯要最爲簡明又與諸名家訂正然後行之間其用心苦其綜覽博其考辨精使賢者可以尊生衛生卽不肖老饕且將捫舌而思染指而退矣夫醫司命也以命聽醫孰若以命聽我况日用飲食我爲政者也若知味則自然知

